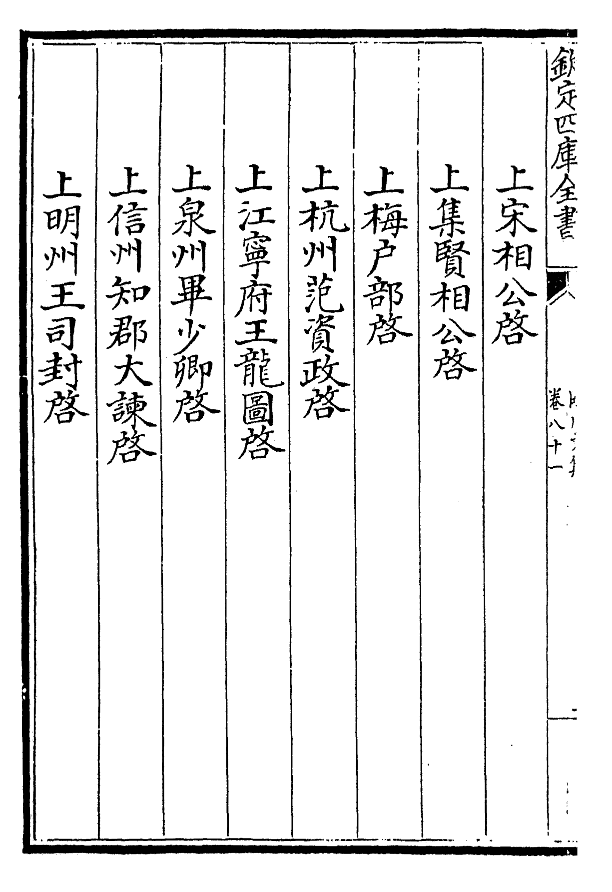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八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啓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荅福州知府學士啟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覲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

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詗閫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為國

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

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將前受於

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

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以器

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秘吳都按部聳

羣吏之廉隅陜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釆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内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屛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覲佇參黻黻以協具瞻北律方嚴沖眞尚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吉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秘延閣剸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

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衮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貔壘

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強濟岀天淵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髙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屬闗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忭恭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

自歷煩任蠻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比者冐濟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為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滕書而寵答優為體皃略去等夷緊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䕶興寢伏況某官

夙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為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聯倚諸侯之重民瞻喦石方圖師尹之賢曽是頑踈終然庇頼尚兹嬰薄末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為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袞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宫議道賢業熙天爕精祲之

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秉堪輿浩直之氣為廟
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
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
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參繳搬旋屬圜虛耀狼角之色狂
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
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燀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畫劉
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
講熙事修舉治綱坯治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

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為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奥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膴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俟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輜問俗訪山

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麻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

閒闊愜台覔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贄見之儀承之一涯彌闊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䛛晝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嚴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秘閣之奥使臺峻右陜之邦均逸方城為國巨屏帝暉温睟召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尚遥伏

希上為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朅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為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鉅晝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家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勲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卑飛已

甘心於枚粒隂虬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尚遥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啟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為仰庭角之姿何嘗贄見敢謂玉堂之彦時飛寶刻之音垂賁壓容過形謙柄外惟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絶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卿

福於民艱鷗聽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守蕃未趨伏希上為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啟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謠迎僉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託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啟

近者承顔使宸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濵已虔於命署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為懐向風増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為時寳練廷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啟

海濵重複天韻闊疎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

惟某官材為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寖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届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啟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為愛己之負歲

時回薄氣候冱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
副人所瞻

上通判啟

飈馳嵗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昌諭伏審某官陞
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
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啟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

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衮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
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
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還
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夙荷
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啟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
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為歲恭惟布宣善

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内充懿文彌飾傅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為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居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鄰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兹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温教奬以謙辭惟兹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褒以遷可拱而竢仰惟

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踈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藝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貺書辭追講前人之懽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褒升之

寵日月以須惟茲蠢愚其卒乞賴伏惟為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晩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奬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

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秘校啟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為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啟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愊敘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過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啟二

幸隣封畛叨綴戚姻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茂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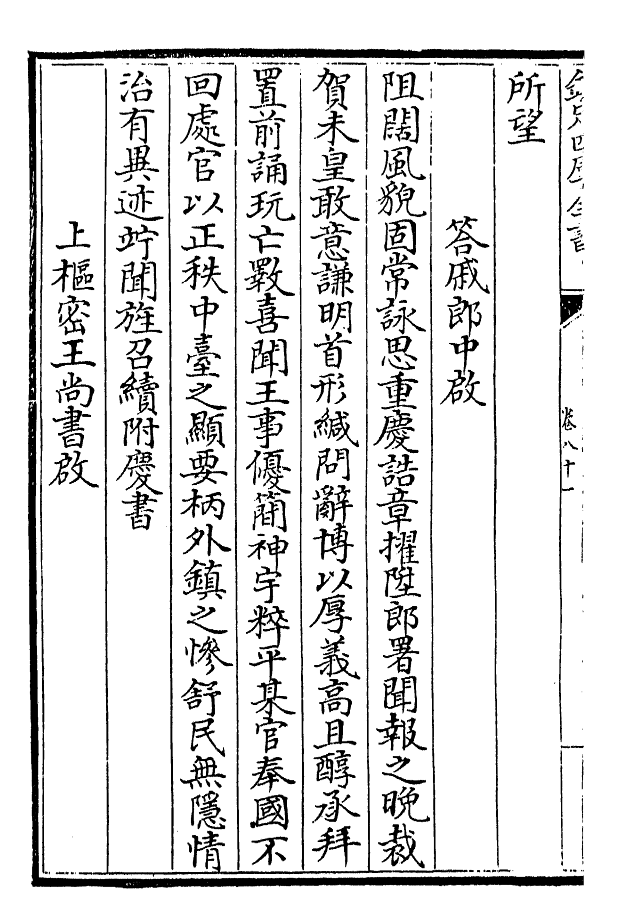
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旣

答定海知縣啟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末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悰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良副



所望

答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衮輔成欽四鄰之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欝為時棟雍容禁署嘗密賛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舊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甸為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慶忭率同俯念空踈夙叨存記綰縣章而祇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啟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啟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啟

爰兹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

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比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斂板即趨於前屏瞻望麾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啟

近持悃愊進叩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兹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啟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兹疎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答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兹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慰至深敘陳不既

答沈屯田啟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歲云郁沐物且長羸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啟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竊覦觀以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啟　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禀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東南之箭天韻純綸温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答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叙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爲儀寖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禀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膴仕逮濬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勲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懋惟徽數允合僉公命布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遡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答福州知府學士啓代人作

某啓辭閎義風累更元歷雖疆城之相比愧緘疏之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知悚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汪翔盛問維高閎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强濟業

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藝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之館
方指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
能補郡顯俊熙天即須寬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
晚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寖為俗吏瞻牓中之彥
敢附青雲未涯贄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將攝前
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啟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

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于
四海二柄舉于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某官風
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韋平之系胄逢辰
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遥
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整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
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兹全責欽若壯猷輿
誦所同巖瞻惟允昔貺通函谷繄沛邑之宗臣威被匈
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今具美與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

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目安佔宿邸之移文跫然

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啟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恩賜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選冒榮之辱撫己而慙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為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詳延

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疇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而賤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員冠方屨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吴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窮閻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為養俛首干進蕲榮逮親適會詔之興甿遂負書而應令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輦試殊庭僅成骫骳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兹葢伏遇某官德厚兼

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妍惡
曲成其彙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
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
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汚廉潔之
尚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文集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二至八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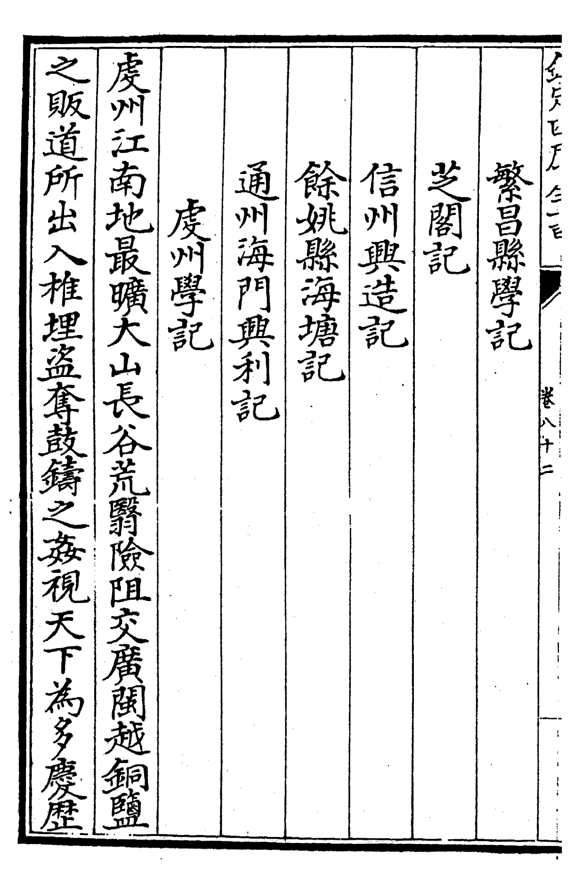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唐作梅

臨川文集卷八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

中嘗詔立學州縣處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内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

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閒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説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

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賔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嵗月之乆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葢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

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

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為義

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盍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設施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

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葢稱其位也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盍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盍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

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葢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户部員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

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
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
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
不失其民者葢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
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
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
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
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葢今理財

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葢吕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髙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

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貰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竒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

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葢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衞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毁頓陷滅而不捄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葢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

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
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
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
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
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
全安者葢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
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

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葢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為州也寛以有制静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

以稱侯意侯為相地遷之為屋百間為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為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葢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為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為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葢繼道莫如善

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為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餔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為是也豈為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

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為之而縣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顔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為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為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

王鼎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為古之所為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

栰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之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葢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徳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産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閤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葢

其好奇如此噫乏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

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實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

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廼今有之故其經費卒

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襃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乗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為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為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為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歳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

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

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為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曾為之而曾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

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歷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

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
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
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歐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
俗廢有士於此能以遜之吏自為而不肖於其民豈非
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
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
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塾於海呻
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

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憓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獘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文集卷八十二

臨川文集卷八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

景德寺賀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賀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賀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賀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

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襃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襃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葢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

出益少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益其又深而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瓌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

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衞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歷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

為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衞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

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設施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

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

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

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隠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

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沈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為二池池各有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甃善端請名

余為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宫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

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絜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行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

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嵗月予不知也祥符中甞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頼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宫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為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嵗月夫宫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

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為然而全之為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為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歴七年七月復興之歳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為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

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

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

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蹝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娱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為州

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為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為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為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為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為政於

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益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為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為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

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為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蹯若踞若伏若騖為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為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為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為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為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閒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

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葢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

見有志之士補苴調䏶蓴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葢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寛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

所學自脱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强記之乎善因者益嘗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

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為堂庖廡已又為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

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為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

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賔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肄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宫之饒地瞰於公宫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歷三年四

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没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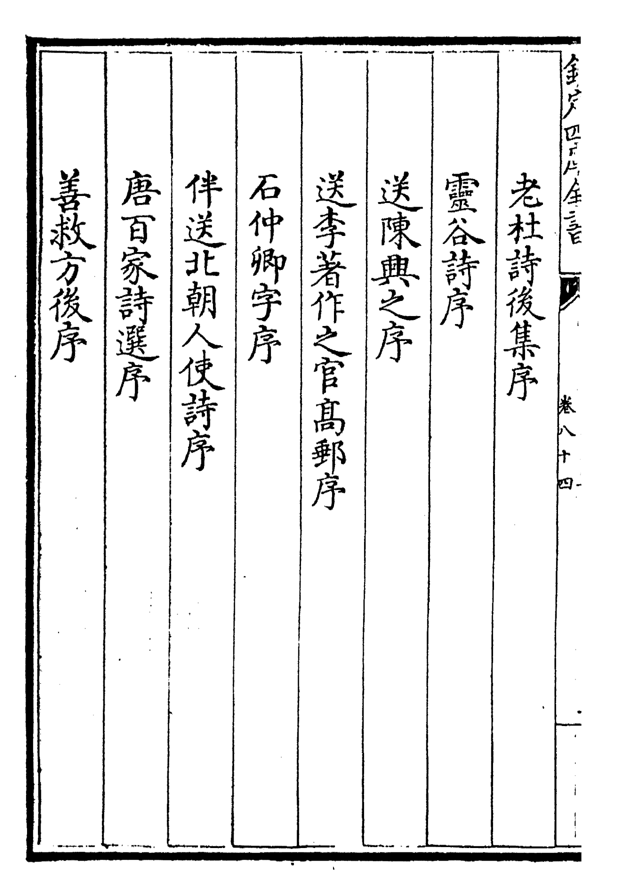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説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説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

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文集卷八十三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

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葢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

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廸
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
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
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
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
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

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葢其説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葢有不足道也微言奥義既

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葢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

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説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兹榮也祇所以為愧歟謹序

熙寧字説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

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隷葢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

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虢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婣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

其藁為二十卷公諱旼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為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甞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為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録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為朝廷惜也公所為文莊厲謹潔類其為人而

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廹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葢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巳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
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
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
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
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
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

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怪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吴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葢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葢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為臨江軍判官實佐令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

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其為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為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為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

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令與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輿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説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眂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為之曰孔子嘗為乘田委吏

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令之公卿大人據儌乗機鑚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噭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扳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令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

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其被勑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為君子所取故悉録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誘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

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其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

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覲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

上下疑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疑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

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巳矣孑孑然義而巳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

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庬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耶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汚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為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

慶歷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
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
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
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
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
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
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
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

曰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巳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産卒無就邑豪以為謗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巳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

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為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禄與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道弸於中而禄之以藝雖無禄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

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禄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為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為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